



“八一”特稿

血火战友情 ——寻找战友谢士明

□周家俊 文/图

每当我听到《怀念战友》这首歌时，就热泪盈眶，总会想起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云南昆明市，在中越战场上失去一条腿的战友谢士明。一时的战友，一世的兄弟，战友情是世间最为珍贵的，因为它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、生与死的考验，是其他友情无法比拟的。看到这张40年前的老照片，我就想起了许多当年战友情深的往事。

1976年12月，一辆“闷罐火车”由山东禹城开往云南昆明，走了五六个昼夜，在昆明火车站走出了一大批新兵。我们又转乘“小火车”，来到了云南蒙自县四十二师，三个月新兵训练开始了……

1979年2月17日，中越反击站打响了。谢士明在侦察连任班长，有次他带着12个战士前去侦察，多次返回时不幸被地雷炸去了一条腿，他强忍着疼痛艰难地爬行。战友发现后，把他背下了战场，简单治疗后，又转到了后方，我和他就失去了联系。

1983年，他回山东老家时我们见过一面，在车站附近一家小饭店，他说起了当年那场残酷的战争往事，我和就餐的十几位顾客听后都流下了眼泪。谢士明说：“周兄弟（他比我年长一岁），那年你写的那首小诗，轰动了军营，影响面很大。”我听后，让我又回忆起1979年3月底谢士明的未婚妻去部队看望他的情景。

那场战争停战后，部队凯旋归来，谢士明的未婚妻听说他在

战斗中受伤，从山东老家赶到部队来看望他。他的未婚妻长得眉目清秀，是位漂亮的女孩，当她看到谢士明失去了一条腿，摸着他那空空的裤腿（当时还没有安假肢）。19岁的小姑娘不免感到惊讶、害怕，可是她没有撕心裂肺的大哭，只是悲伤地流下了两行泪水。当指导员、连长走过来安慰她，她才一下子扑到指导员的怀里哭起来。

平静了一会，她说：“你放心吧！你虽然失去了一条腿，可今后的生活有我呢，家中的父母二老今后的生活有我陪伴，你好好养伤就行。”他俩是一个村的，青梅竹马，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起上学，偷偷地暗恋着。

后来，我根据他们的这段感情写了一首小诗《拐杖》“你虽然失去了一条腿，我愿做你终生的拐杖。”在军报发表后，反响十分强烈。

好战友，亲兄弟，谢士明，你在他乡还好吗？30多年了没有联系上你。那年，我去你老家看望你父母，他们说你还在昆明，那个年代也没有电话，更没有手机，无法和你联系。我知道你的腿一到阴天、下雨就疼得厉害，每当下雨时，我站在窗前都会想起你，你的腿还疼吗？

虽然从当兵到现在已过去40年了，你拖着一条假肢，走了几十多年的路，我太知道你的艰辛和不便。战友的那份情、那份爱，牢牢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（前排右一为作者，右二为谢士明）

■图片故事

“男”丁格尔梦成真

□孙守利 文/图

重症监护室有一个小伙子，初来乍到的病人，都认为他是一名医生，亲切地称呼为“大夫”，这时，他总是笑笑说：我不是大夫，我是一名“男”丁格尔。没错，他的确是一名护士，名叫李程。

五年前，李程怀揣梦想，走进当地的一所护校。入校的那天，他几乎成了校园里的“红人”，大家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他，有的人干脆直言不讳——护理工作女性的天下，男同志是站不稳脚跟的。李程默默不语。护校的三年，李程忍气吞声，发愤图强，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。让大家刮目相看。

毕业季，同学们四处求职，常常碰壁。李程更是忐忑不安，总觉得会遇到偏见。没想到，第一次求职，他们四个男生全部被录取。医院在录用他们时，告诉他们，现在各行各业用人观念都在改变，医院希望招聘一些男护士。譬如在重症监护室、急诊科、手术室……会更有优势。

事实的确如此。就说李程所在的重症监护室，需要全程护理，工作强度大，许多女护士无法干好的事情，李程做得游刃有余。



余。去年春天，科室收治了一位肥胖病人，体重达210多斤，光为病人翻身，女护士需要三个人。而李程一个人就完成了护理。后来，护理部的领导说：谁说男护士不如女，有些事，一个好汉顶三个巾帼。

李程不但工作中积极进取，悉心钻研，展示了一名男护士突出的一面。在各项比赛中，更是当仁不让，奋力争先。去年6月，医院组队参加全市的护理急救大

赛，在高手如林的赛场上，李程作为唯一的男护士，一路过关斩将，与其他队友一道争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。站在领奖台上，李程又一次让大家刮目相看。

李程言语不多，却是一个有梦想的人。近年来，他的梦想一个又一个变成了现实：当男护士，外出进修培训……这几年来，李程也一直在心里默默地庆幸着，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改革和变化的时代，这种变化让他和许许多多的人受益，一点点地走进梦想。

一次聚会，李程又一次谈到自己的梦想：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护士长。在场的同事纷纷大笑。说完，李程也低下了头，他知道，这可能真是有点痴人说梦。身在一家公立医院，合同制身份是一道无形的壁垒，束缚着飞翔的翅膀。

“只要坚持，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”。新的一年到来时，李程听了习总书记在元旦献辞中的这句话，一直没有气馁的他再受鼓舞，更加坚定了前进的脚步。

前不久，医院推进公立医院改革，不分编制，一视同仁，首次在合同制人员中选拔科室领导。李程因为成绩突出，最终被聘任为重症监护室的副护士长。

大家纷纷在朋友圈传递着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。

李程梦想成真了……

■青春岁月



住在北楼的日子

□葛会渠 文/图

二十多年前，我在一所工学院读书。学校不大，五个系的规模，只有两座宿舍楼，紧挨在一起。读到大四，我们的宿舍搬至北楼310，六层公寓中最佳的楼层。这似乎已成了学校的一个传统安排，从楼层的位置能够看出学生资历的深浅。

那是一幢老式的楼房，宿舍窗外还砌了阳台，仿佛一只突破钢筋水泥欲飞的巴掌。闲暇时，我们可以翻过窗子到阳台上透透新鲜空气，不过很难晒到太阳。和北楼相隔十余米，是女生住的南楼，它不容商量地遮住阳光，只在黄昏时分才斜斜地、懒散地挤进几圈红晕来。

在这样简陋的空间里，我们吃饭、学习和睡觉，偶尔举哑铃、清清嗓子，有时也一齐扯高音量同四楼或五楼六楼往下倒水的学弟们争吵，或趴在床上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校园民谣，一边给女孩子写信。虽然隔着一段距离，但南楼的鸟语莺声，还是会时不时地穿透空气，钻进我们的帘幕。这些声音，常令我们的心躁动不

安。阿骆曾在秋天的某次晚自习后，用望远镜仔细窥视过那间窗帘没拉严的女生宿舍，后来被告发了，挨了同为女性的班主任的狠狠批评。

有一件事让我们不开心。310宿舍的对面不是宿舍，是卫生间。那时的大学宿舍，远不如今天这么讲究，一个楼层就东西两个卫生间，偏巧东面的正与我们对门，就总有一些浑浊的气体不邀自到地混进屋来。宿舍管理员在每周一次的例行卫生检查时，总给310亮红灯，为此，气质很佳的女班主任多次亲临指导卫生。这很令人伤神。那时我们公费生每月可领到32块钱的大学生补助，由膳食科折换成64斤饭票发放，但如果宿舍卫生一月亮两次红灯，就每人扣10元。其实我们真的很努力了，甚至在床铺下划一道白线，将鞋袜一律整齐地排放线内。我们向管理员解释，屋里怪味是从对面厕所飘过来的，他不予理睬。大家又联名向总务处递交了一份《关于北楼310屋内怪味的客观成因》的报告，亦未奏

效。最后，八兄弟不得不坐下来，慎重地研究如何解决不扣补助的问题。

大家一致采纳了舍长大周的建议，即每月按时送两包茶花烟给爱吸烟的管理员。四块五一包，两包九元，平摊一人一块一毛多一点。效果还真明显，打那后，北楼310的卫生很少再亮红灯。

时光在这些琐碎中悄然流逝，因为年轻也就不懂得珍惜。毕业典礼后的那晚，系里安排会餐，大家都喝了啤酒，包括女生，在会餐结束时集体起立高唱《毕业歌》。然后，系领导和各班班主任到男生宿舍陪学生打牌，他们怕情绪高涨的我们干出砸玻璃之类的事来。将近凌晨一点，老师们困了，走了。想着明天就要各奔东西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，大家谁也睡不着，三五一伙地聚在那儿聊，发誓几年后一定要做上科长或是经理。那时的我们，是那样的单纯，对社会存有近乎完美的遐想。

大概两点多，南楼突然传来一阵尖细的哭声，这哭声，搅得我们心里也直往外泛水。大周从窗口翻到阳台上，抱着吉他弹起《友谊地久天长》，我们跟着跳出去，大声唱起来。南北两楼沸腾了，有人“哦哦”叫好。女生们打开窗户，倚在窗口合唱。一曲终了，大周吼着嗓子嚷：来一首《吻别》吧。那是一首当时刚刚流行的歌。那个凌晨，在吉他声里，北楼和南楼开始“吻别”，到后来哭声一片。哥们胡海翻进宿舍，用刀子雪白的墙上刻下给未来学弟的箴言：莫等闲，空悲切，白了头。

住在北楼的日子，荒诞、忙乱、躁动不安。让我怀念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 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